

走近遵义

扭之歌

□崔明山

扭动,是一个平实的动词,扭动,是一个普通人的走姿,它没有华丽而耀眼的色彩。它只是人的肢体一个机械动作。一个伸、蜷、扭、拐的动作,并非引人注目,但要以有规则,有组织的运作,来表达人们内心的感情世界,这个动作就有了色彩,有了光辉。若要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里或农耕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,这个运作在敲打石器、木器、鼓点伴奏下,它千姿百态地扭扭捏捏,扭着扭着,也就发现,扭是自己心灵的一次放飞,扭的脚步声,跟着自己的心跳声,这个扭就升华为一种美的走姿。它就有了文化意象,它就成了我们精神艺术享受中的一支铿锵有力的韵律声音,仿■那是一首歌。

扭之歌,即是我们屡屡见到的扭秧歌。唯此独创的文化艺术,是我们民间最简易、最广泛的舞蹈扭动之作,它能以人类原始肢体的扭动,来尽善尽美地抒发了我们内心对生活的热爱,对未来的追求和向往。

扭秧歌,是最为逗人开心的歌,尽管有时扭得很整脚,啼笑皆非,但,扭秧歌传递了一种爱,一种情,一种精神。

呛啷啷,哧啷啷,呛……你看,一支前不见头、后不见尾的身披彩服的扭秧歌队伍,在紧锣密鼓声中走了过来,一面硕大的牛皮鼓如旗子似的在前边带路,随鼓声、锣声、钹声……队列变幻着,一会儿扭成山,一会儿扭成河。

扭秧歌,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亿万人,用腰肢的扭动首创的民族精神之歌。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份、自信、自尊的赞歌。

我们人类从诞生第一天起,就和其他动物有了区分,我们人类有了身份,我们是站立在大地上,直立扭动腰肢行走的人。有了身份,我们人便获得了极大的自尊和人格的力量。

我学会扭动着腰肢走,是慈母的指引。我从地上爬行,后又站立,走了一小步,又迈上一大步,身体每个部位、关节机械地扭动的动作的雏形,都得到了母亲的赞叹和首肯。母亲是我扭动在人生路上的引路人。

我的父亲是个没有读过书,更没有登上歌舞舞台,用他粗犷的喉咙吟唱一首歌。他没有唱歌的天赋。但是,他一生在广阔的田地上,用他的农夫身份,用他传统自信的精神,一年又一年,用自己的腿和脚,腰和臂的顽强扭动,在大地的泥土里抒写了一篇又一篇旷世扭动华章。农人不张扬,收获着人类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的食粮。

父亲在他亲近的土地上耕耘时,他的扭动是他创造的大手笔。他在赤日炎炎的阳光下,赤裸着汗渍的肩背,一手扶着犁,一手挥着鞭赶牛,嘴里哼唱着不成调子的曲,他歪歪扭扭走过,黄土地上,留下一条深深浅浅的犁沟。我畅想,那弯弯曲曲的犁沟线,是我父亲在土地上创作的任何人读不懂的五线谱,只有他的儿子我——曾用他扭动身子的汗水供他读过音乐学院的儿子才能读懂那乐谱,是儿子音乐修炼,才谱写了铿锵动人的《扭之歌》。

我的母亲和我父亲整合,是她有一副健康、灵活的扭动腰肢。每每父亲犁田,母亲总是在犁铧后边,颠着脚,两手交替地如仙女散花般地播洒一粒粒种子,那抛出的种子在空中画出一道道优美弧线,如同嗖嗖地悠扬音韵之声。当种子成活成秧后,两位老者,皱皱的脸上,便浮出灿烂的笑容。

汉族舞蹈,如扭秧歌,它源于农人耕田插秧的劳动动作。几千年来,扭秧歌与民间祭祀农神、祈求丰收所唱的颂歌,祈福禳灾所唱的颂歌是一脉相承的。一是用歌喉,一是用扭动。

我常想:我们的祖先从森林扭动到土地上,从猿人扭到奴隶社会的“农奴”,到封建社会的“土地的主人”,祖先们是不合时宜地留恋土地的派生扭动。为了生存,总是在和黑暗旧势力,邪恶势力,不停息地扭扭打打抗争着。从赤手空拳到对敌扭打、搏斗,到刀枪剑戟的石器时代、铜器时代、铁器时代,总是灵活、扭动着腰肢、操纵着“先进”器械扭动对打。直至到了火药,真枪真刀,仍然不脱扭动这一机械动作。现代科技的进步,我们的手指,仍然跳动在电器按钮的键盘上。

扭动,是人的肢体运动,给生命增添了活力,扭动,是生命的主旋律。珍惜生命,生命如歌。

用红色的绸线隔离了起来……环绕着不太宽大的会议室,仰视着四周悬挂着的当年人会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的巨幅照片和文字资料时,轻轻地闭上眼睛,仿佛能够听到七八十年前,被迫长征的红军和追击的敌人隆隆交战的枪炮声,看到红军将士,克服层层艰难险阻,突破乌江,辗转遵义的历史画面……

在第三次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,中央红军没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“围剿”,在1934年10月被迫退出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始长征。长征途中,红军在敌人前堵后追中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重大损失。为了能及时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,1935年1月,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这次会议。在周恩来、朱德、王家祥等多数同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之下,会议结束了王



水含情 人含笑

黄颖 摄

幸福是一种心态

□晓敏

生活在尘世中的我们,多数人每天都忙忙碌碌地,为房子、车子、位子终日奔波,穷其一生,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好多人的回答就是:能过上幸福的生活!

小孩子盼望长大,觉得长大后不再受父母的约束是一种幸福,等长到成年后后方觉生活压力大,则盼望变小,觉得孩童无忧无虑的时光才最幸福;上班时渴望放假,认为休息几天,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是一种幸福,而休息多日后又会感到腻烦,觉得上班有事可做才最幸福;贫穷时渴望变富,认为得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肯定快乐,而富贵后由于拥有过多的财富,时时提防着人身安全不敢自由行动时,又羡慕贫穷时的潇洒自由……种种事实表明,其实人大多生活在矛盾之中,真正对自己当下的生活感到幸福的人是少之又少,这说明: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。

田间地头,经常会听到劳动

者悠扬的歌声;城市街角,往往能聆听到拾荒者快乐的哼唱;建筑工地,不时会传出建筑者的欢声笑语……其实这些都是最底层的劳动者,但他们这种快乐的心境,是好多身居高位者所不曾拥有的。这又一次地证明:幸福与地位无关,却与心态紧密相连。我也曾在富人区,看到身着貂皮大衣的少妇们,抱只狗无聊地遛着。从她们的脸上,看不出快乐,眉宇间只有深深的寂寞;我也曾在歌舞厅,在那种一般人去不起的高消费场所内,听到的大多是满腹忧伤的歌曲,瞧不出来这些消费者开心的笑容。这让我又一次体会到:幸福与金钱无关,与心境息息相连。

当我们拼命赚钱,想象着赚到多少多少万后就能过上幸福生活时,那其实是大错特错,因为当为钱而穷尽一生时,蓦然回眸就会遗憾地感悟到:其实自己早就应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,只是一直被物欲占据了身心,感受不到幸福的光芒所在罢了。

留在开始上

□聂鸿孝

我又踏上故道,朝那个学校一路狂奔。在哪里丢失的还去哪里找回。日偏西去,我怎么才从昏睡中惊醒?急冲冲里,我的步子是那样的沉……

这是一场梦幻。梦里的我忙于补习、赶考,我常常从这样的焦急中醒来。我不知这梦与过去与现在有什么联系,但都一直把我放在开始上,直到知命之年。

38年前,我踏上了一条陌生的路,那是我小学毕业之后要翻的一面坡。父母是睁着眼睛,却认准了读书的好处。我也才懂事,不继续上学,等待我的是和大人一样的命运。

我很快领受了一个秋天对我的疏离。昔日的同窗都过了推荐关要去公社读初中了。我抄下最后一学期留下的生字表,准备带上它烂熟于心,跟着大人扛锄犁耙了。

然而我没能。开学半月后,一个陌生的面孔沿着一条陌生的路摸到了外

乡的石佛公社柳树学校。那是父母求人,找本队里的那个老师,老师又托人,绕了几道弯之后敲开的“后门”。

出村东,过阡陌,上路南去两刻钟迎来一个集镇,镇子里有一条小街,学校就在街的里边。我承接父母的期待,在这条路上,这个校园里,接受字墨的雕琢和滋养。

校园,南北两个院子组成的“日”字,教室一例的干打垒墙和瓦顶,南院由教室环合。横亘的一排教室掏空一间为走廊,接着一个操场陡地凹下去,对面就是我的教室,东西则是围墙,隔离了农家,像井深且静,一个道地的读书习字的殿堂。

然而两年后的我,辜负了父母的苦心,他们只知我初中毕业,哪里晓得一个梦碎。我除多认多写了些汉字以外,其他功课全在黑洞里。

路,似找不到尽头的遥远,时光像停留在慢镜头里,我拎起双腿一步一步丈量。马路上常常看不过一辆卡车,有卡车光顾时,远远地叮叮啷啷啷碎

地响。我早早地贴着树候着,好一会儿,那车喘着大气从裸露砖石的路基上笨重地爬过来,又沉沉地碾过去,裹一阵风沙,路再开始静寂、空旷、延伸。

两社之间有河为界,界河边兀立一茅庵,是邻家蔡家的铁铺,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洗涤我一路胡思乱想,一天又一天。毕业前的一个黄昏,我驻足门外出神,铺里挂满烟熏的陈年乌黑,铁匠父子光着背,汗水涔涔。炉灶硬火呼叫,老人操长钳夹出通红铁料放在铁砧上,另一手掂起小锤,“当——”地一声,儿子随即抡起重锤应声砸下去,“叮——当——”一对一响。砧上火花飞溅,铁料展卷曲伸,揉为刀铲的雏形……置入桶水里淬火冷却时,咕噜噜地喷出紫烟……父子秉承祖传工艺,一锤锤一件件忘我地打着营生,“叮叮当当——”传开去,在我背后远远——远,在我前方近——近——近直到今天,那个校园那条路那家铁铺随着沉沉的叮当声常常走进我的心里,让我清醒、冷静……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中华圆梦 天马行空



信阳日报社 宣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天津东丽大郑剪纸